

SHI JI
JUE MING ZHU SUO XIE BEN

THE

A black and white silhouette illustration of a large, bearded man in a striped tunic, holding a spear and a shield, standing over three smaller, similarly dressed figures who are also holding spears and shields.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light background with a circular mark in the upper right.

所罗门王的王后

〔英〕H·哈格德原著

迈·韦斯特缩写

陈 寿 庚 译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

湖南人民出版社

所罗门王的宝窟

〔英〕H·哈格德原著

迈·韦斯特缩写

陈 寿 庚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1,000 印张：5 印数：1—18,600

统一书号：10109·1596 定价：0.40元

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缘起

文学有启迪思想、陶冶性情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许多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视为良师益友,受到它们的熏陶,培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因而,也就离不开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以上均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中文本《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对于世界文化,鲁迅先生也明确地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第四十七面）因此，我们应把对世界文化的占有和借鉴，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名著不断被译介到我国，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品中的一份珍馐。十年浩劫使我国文艺园地备受摧残，特别是世界文学这枝奇葩，更是被彻底地剪除了。“四人帮”搞愚民政策，制造了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的可笑亦复可气的古怪局面，至今思之，犹令人余愤难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的政策象和煦的春风，吹得我国文艺园地又是一片葱茏，世界文学这枝俏丽的鲜花，再一次临风玉立，散播芳馨。然而，纵览世界名著，大都是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广大干部、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文艺爱好者，特别是爱好世界文学的青年，虽然心想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是感到这些书部头大，二是感到书价贵，很难一一披览。因此，对于那些大部头世界名著便只能“徒有羡鱼情”，望书而兴叹了。

为了解决广大读者的这一矛盾，也为了进一

步普及世界文学知识，我们特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本丛书系挑选世界文学名著中部头较大而又缩写得较好的外文缩写本进行翻译的，既保存了原著精华，又做到了篇幅短小，价格低廉。读者在经济和时间上均所费不多，即能购置多册，饱览世界名著精粹，增进外国文学知识。对世界文学有进一步兴趣者，亦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攀阅全译本或原文，登堂入室，继续钻研。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好参考读物。

本丛书将从一九八一年起分辑出版，每年出一辑，每辑十二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二月

內 容 提 要

所罗门王相传是世界各国历代君王智者中的最智者，“所罗门”成了“智慧”的代名词。同样，关于所罗门王的财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寻找所罗门王的宝藏成了探险界多少世纪中一个最富吸引力的迷梦。

本书作者亨利·哈格德曾在非洲工作多年，他熟悉那儿的传说，也熟悉那儿的地形。小说描写亨利爵士到非洲去寻找下落不明的弟弟，当他和几位同行者来到库库安拉人的部落里时，一名很老的巫婆认出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人就是被现在这位国王杀害并篡夺了王位的前国王的儿子。于是她挑起了一场仇杀。由于巧妙地抓住月食这一时机，这几位外域人乔装成星界人士，从精神上慑服了土著，才得幸免于难。

小说生动地叙述了所罗门王宝窟的种种神奇，把一个未开化的地区的情境向人们作了详尽的介绍，使人如临异域，大开眼界。当然，小说所渲染的对金银宝藏、亿万财富的追逐，是应当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确实是把非洲看作是宝藏之地，垂涎欲滴的。今天，非洲人民正在觉醒，富饶美丽的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州，是决不容许外部世界染指的。

作者小传

亨利·尼·哈格德爵士（一八五六——一九二五）生于英国，十九岁就来到非洲，在上层社会里混了不少岁月，当过南非总督的秘书、法院的院长，非常了解非洲。他先后以非洲为题材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无探险小说的色调。解放前，林琴南曾译过他的三十多部小说，使他一度成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

这部小说初版于一八八六年，曾经轰动一时。尽管小说不无虚构，但他所使用的素材比较丰富，有助于人们认识尚在原始状态中的非洲，所以仍然是一部有益的读物。

后来，他还写了《她》、《艾伦·夸特梅恩》以及《阿叶莎》等著名小说，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开发农业，写过《农民的一年》和《英国农业》等书，颇受学术界重视。一九一二年由于在农业方面的建树而荣获爵士称号。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故事平铺直叙。我的文笔拙劣，老实说，我使一杆枪比用一支笔得心应手得多。库库安拉人有句俗话：“锋利的矛用不着打磨。”同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管它多么离奇，总是不需要多加雕琢的。

艾伦·夸特梅恩

第一章

遇见亨利·柯蒂斯爵士

1

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过了五十五岁这样的年纪，竟还得拿起笔来写一本个人的历史。在脱稿以前，我自己都拿不准那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我劳碌奔波了一辈子，或许因为从很年轻就开始干活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一生就显得是漫长的一生。当我还是和那些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一般大时，就作为一个商人在非洲自谋生活了。打那以后，我做过生意，打过猎，打过仗，还在矿山里做过工。直到八个月以前，我才发了一笔大财，我甚至还不知道它的确切数目。但是我想，再要我象那十五、六个月前一样出生入死地去寻找这宗财富，即算是我知道最终我能平安无事地出来，我也不愿意再去了。

现在开始吧。先生，请允许我讲实话，全部都讲实话，而不加任何修饰。我叫艾伦·夸特梅恩，东南非德邦·纳塔尔人。十八个月前我第一次遇见亨利爵士和古德船长。当时，我是在南非开普敦度过一个星期以后，决定搭船回纳塔尔去。在乘客中有两个人使我很感兴趣。一个是大约三十多岁的绅士，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高大、最结实的人。他长着一头黄发，一丛浓密的黄胡子，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深深地嵌在他那修得光光的脸庞上。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有风度的人。他的面貌我好象熟悉，使我想起某一个以前见过的人；但是在当时我总想不起那人是谁。这个气度非凡的绅士，名字叫亨利·柯蒂斯爵士。

另一个，站在那里正和亨利爵士谈话的，是个短而黑、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从外表看，我猜想他是船上的一个官员。后来我知道我并没有弄错，他在海上服役了十七年，当时刚从皇家海军退职。他就是约翰·古德船长。他生得肩宽背阔，中等身材，黑头发。这个人看样子颇有些古怪。他总是显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和蔼、整洁和优雅。他的右眼上老是夹着一块眼镜片。由于那镜片上没有带子，竟好象是长在那眼睛上的。起先我甚至认为他一定是戴着那镜片睡觉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错了。当他睡觉的时候，他把它取下

来，连同他那副镶得很精致的假牙（他的真牙没有了）一起，放在他的口袋里。

2

古德船长和我一起到船上舱房下面的餐厅去吃饭，在那里我们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在座了。船长和我一下子就在打猎或诸如此类事情上聊了起来；过一会他又大谈起猎象的那一经来了。

“啊，爵士，”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喊着说，
“您不是要物色那么一个恰当的人吗？喽，这位猎手夸特梅恩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了，他什么都能告诉你。”

坐在那里一直安静地听我们谈话的亨利爵士，现出一种惊诧的表情。

“先生，请原谅，请问你的姓名是叫艾伦·夸特梅恩吗？”

我说的是的。

那个尊贵的亨利爵士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我听见他长满胡子的嘴里悄悄念叨：“真是幸会。”

吃完饭，当我们离开餐桌时，亨利爵士走拢来邀我到他的舱房里去抽烟。我去了；于是我们

三个人坐下来点燃各自的烟斗。

“夸特梅恩先生，”亨利·柯蒂斯爵士说，“前年这个时候，我相信你是在南非特兰斯凡尔以北一个叫做斑曼瓦脱的地方。”

“对，”我回答，颇为有点惊异他这样清楚我的行踪。

“你在那里做生意，对吗？”古德船长紧接着插了一句。

“是的，我带了一大车货物，还在那市场上搭了一个帐篷。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把货物全部卖掉。”

亨利爵士的两臂撑在桌上，坐在我对面，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直盯着我的脸。我看出那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的神情。

“你在那里碰到过一个叫内维尔的人吗？”

“啊，碰到过；他恰好就住在我的帐篷旁边，有两星期之久。他让他的牲口喘口气，恢复一下，以便继续赶路。几个月前，我接到过一封信，问我是不是知道有关内维尔的一些什么情况。当时我尽所知道的写了封回信。”

亨利爵士说：“哦，你的那封回信转到我手里了。你信里说，那位叫内维尔的绅士同一个赶车的，还有一个叫吉姆的本地猎人乘一辆大车于五月初离开斑曼瓦脱，想赶到最近的贸易地点茵雅地去。到那里，他打算卖掉他的车，然后再深入

腹地。你还说他卖掉了他的车；因为六个月以后，你看见那辆大车落到了一个葡萄牙商人手中。这个葡萄牙商人告诉你，那辆车是他在茵雅地从一个白人手里买的，那白人的名字他忘记了。他想那白人是同他的土著仆人出发去狩猎和旅行去了。”

“不错，我是这样写的。”

接着是一阵沉默。

亨利爵士突然说：“夸特梅恩先生，我想你是不是知道，或者能够猜到一点关于我的……关于内维尔先生那次到北方去旅行的原因，以及那次旅行所要达到的具体地点。”

“我听到过一点，”我答道，但我没再往下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避而不谈。

亨利爵士和古德船长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古德船长会心地点了点头。

亨利爵士继续说：“夸特梅恩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并且征求你的意见，或者你的帮助。把你的信转交给我的那位绅士对我说，对那封信的内容我应该予以信任，因为你是个有名望的人，同时是被全纳塔尔尊敬的人。”

为了感谢对我的赞誉，我躬了躬身，于是亨利爵士继续说：

“内维尔先生是我的兄弟。”

“哦，”难怪我第一次看见亨利爵士时，就

使我想起曾经在哪里见过的某一个人。

亨利爵士接着说：“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以前，我们哪怕是只分开一个月，我都是不能忍受的。但是，就在五年前，我们发生了一次争吵，我一怒之下，不公平地对待了我的弟弟。”

听到这里，古德船长微微颌首。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争吵过后不久，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作为长子，继承了他所有的财产，我的弟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遗产。自然，供养他的生活应是我的责任，而父亲也是这样期望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我们感情上的突然分裂，我没有给他任何帮助，提起这事我就感到羞愧。我等待他向我求助，但他没有。对不起，我不该拿这些事来烦扰你，夸特梅恩先生，但是我必须把事情向你说清楚。你说对吗，古德？”

“应该这样，确实应该这样，”船长说，“我完全相信夸特梅恩先生一定会保守这段往事的秘密的。”

我说：“那当然。”

亨利爵士接下来谈：“当时我弟弟有那么几百英镑。他没有通知我一声，就拿了那么点钱，起了个‘内维尔’的名字，动身到非洲南部的蛮荒地带去，希望在那里能发财致富。这些是我过后才知道的。大约三年过去了，虽说我写过几次

信给他，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毫无疑问，那些信他都没有收到。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变得越来越为他担忧了。于是我到处打听，你的回信就是所得到的结果之一。最后我下决心出来亲自寻找他，而古德船长也就看在朋友的情谊上，和我一起来了。”

古德船长说：“是的，我有什么法子呢？不过，先生，现在或许只有你能告诉我们关于那位叫做内维尔先生的事情了。”

第二章

我谈到所罗门王的宝藏

1

在回答古德船长之前，我沉吟着装我的烟斗。亨利爵士接着又问道：“关于我弟弟到斑曼瓦脱旅行，你听到一些什么？”

我回答：“我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直到今天以前，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听说他是出发去找所罗门的宝藏去了。”

“所罗门的宝藏！”听我一说，他俩都喊了起来，“它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都说有那么个地方。有一次我望见了它边境的那些大山的山巅。但是从我当时所处的地方到那里，中间还隔着一个直径达一百三十英里的大沙漠。除了一个人之外，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白人曾穿越